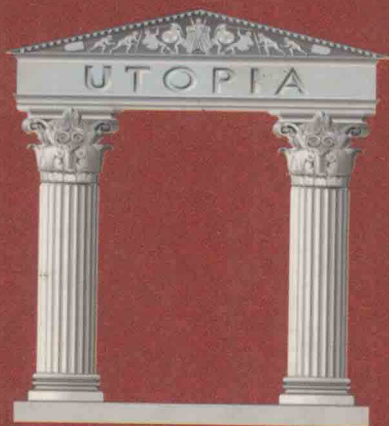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外国文学名著精品

恋爱中的女人

WAIGUOWENXUE
MINGZHU
JINGP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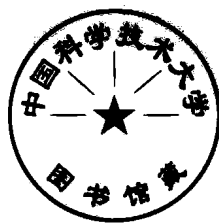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《外国文学名著精品》(第一辑)

恋爱中的女人

[英] 劳伦斯 著
康健 译



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爱中的女人/(英)劳伦斯著;康健译。

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2001.1

(外国文学名著精品,第1辑/蔡茂友、路雪莹、魏家川主编)

ISBN 7-80105-916-6

I. 恋… II. ①劳…②康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
IV. 1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763 号

外国文学名著精品(第一辑)

主 编 蔡茂友 路雪莹 魏家川

责任编辑 臧燕燕

封面设计 老 邦

版式设计 周金娣

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北京龙文文化公司

印 刷 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材料总厂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开

180 印张 36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

书 号 ISBN 7-80105-916-6/I·3

定 价 780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

中国·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71187 64279032

第一章 姐妹俩

在贝多弗父亲的房子里，布朗温家两姐妹厄秀拉和戈珍坐在凸肚窗窗台上，一边绣花、绘画，一边聊着。厄秀拉正绣一件色彩鲜艳的东西，戈珍膝盖上放着一块画板在画画儿。

她们默默地绣着、画着，想到什么就说点什么。

“厄秀拉，”戈珍说，“你真想结婚吗？”厄秀拉把刺绣摊在膝上抬起头来，神情平静、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，这要看怎么讲了。”

戈珍有点吃惊地看着姐姐，看了好一会儿。

“这个嘛，”戈珍调侃地说，“一般来说指的就是那回事！但是，你不觉得你应该，嗯，”她有点神色黯然地说，“不应该比现在的处境更好一点吗？”

厄秀拉脸上闪过一片阴影。

“应该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我没把握。”

戈珍又不说话了，有点不高兴了，她原本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。

“你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结婚的经验吗？”她问。

“你认为结婚是一种经验吗？”厄秀拉反问。

“肯定是，不管怎样都是。”戈珍冷静地说，“可能这经验让人不愉快，但肯定是一种经验。”

“那不见得，”厄秀拉说，“也许倒是经验的结束呢。”

戈珍笔直地坐着，认真听厄秀拉说这话。

“当然了，”她说，“是要想到这个。”说完后，她们不再说话了。戈珍几乎是气呼呼地抓起橡皮，开始擦掉画上去的东西。厄秀拉专心地绣她的花儿。

“有像样的人求婚你不考虑接受吗？”戈珍问。



“我都回绝了好几个了。”厄秀拉说。

“真的!?”戈珍绯红了脸问,“什么值得你这么干?你真有什么想法吗?”

“一年中有好多人求婚,我喜欢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人,太喜欢他了。”厄秀拉说。

“真的!是不是你让人家引诱了?”

“可以说是,也可以说不是。”厄秀拉说,“一到那时候,压根儿就没了引诱这一说。要是我让人家引诱了,我早立即结婚了。我受的是不结婚的引诱。”说到这里,两姐妹的脸色明朗起来,感到乐不可支。

“太棒了,”戈珍叫道,“这引诱力也太大了,不结婚!”她们两人相对大笑起来,但她们心里感到可怕。

这以后她们沉默了好久,厄秀拉仍旧绣花儿,戈珍照旧画她的素描。姐妹俩都是大姑娘了,厄秀拉二十六,戈珍二十五。但她们都像现代女性那样,看上去冷漠、纯洁,不像青春女神,反倒更像月神。戈珍很漂亮、皮肤柔嫩,体态婀娜,人也温顺。她身着一件墨绿色绸上衣,领口和袖口上都镶着蓝色和绿色的亚麻布褶边儿;脚上穿的袜子则是翠绿色的。她看上去与厄秀拉正相反。她时而自信,时而羞赧,而厄秀拉则敏感,充满信心。本地人被戈珍那泰然自若的神态和毫无掩饰的举止所惊诧,说她是个“伶俐的姑娘。”她刚从伦敦回来,在那儿住了几年,在一所艺术学校边工作边学习,俨然是个艺术家。

“我现在在等一个男人的到来,”戈珍说着,突然咬住下嘴唇,一半是狡猾的笑,一半是痛苦相,做了个奇怪的鬼脸。

厄秀拉被吓了一跳。

“你回家来,就是为了在这儿等他?”她笑道。

“得了吧,”戈珍刺耳地叫道,“我才不会犯神经去找他呢。不过嘛,要是真有那么一个人,相貌出众、丰采照人,又有足够的钱,那——”戈珍有点不好意思,话没说完。然后她盯着厄秀拉,好像要看透她似的。“你不觉得你都感到厌烦了吗?”她问姐



姐，“你是否发现什么都无法实现？什么都实现不了！一切都还未等开花儿就凋谢了。”

“什么没开花就凋谢了？”厄秀拉问。

“嗨，什么都是这样，自己一般的事情都这样。”姐妹俩不说话了，都在朦朦胧胧地考虑着自己的命运。

“这是够可怕的。”厄秀拉说，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不过你希望通过结婚达到什么目的吗？”

“那是下一步的事儿，不可避免。”戈珍说。厄秀拉思考着这个问题，心中有点发苦。她在威利·格林中学教书，工作好几年了。

“我知道，”她说，“人一空想起来似乎都那样，可要是设身处地地想想就好了，想想吧，想想你了解的一个男人，每天晚上回家来，对你说声‘哈罗’，然后吻你——”

谁都不说话了。

“没错，”戈珍小声说，“这不可能。男人不可能这样。”

“当然还有孩子——”厄秀拉迟疑地说。

戈珍的表情严峻起来。

“你真想要孩子吗，厄秀拉？”她冷冷地问。听她这一问，厄秀拉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。

“我觉得这个问题离我还太远，”她说。

“你是这种感受吗？”戈珍问，“我从来没想过生孩子，没那感受。”

戈珍毫无表情地看着厄秀拉。厄秀拉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或许这并不是真的，”她支吾道，“或许人们心里并不想要孩子，只是表面上这样而已。”戈珍的神态严肃起来。她并不需要太肯定的说法。

“可有时一个人会想到别人的孩子。”厄秀拉说。

戈珍又一次看看姐姐，目光中几乎有些敌意。

“是这样。”她说完不再说话了。

姐妹两人默默地绣花、绘画儿。厄秀拉总是那么精神抖擞，





心中燃着一团扑扑作响、熊熊腾腾的火。她自己独立生活很久了，洁身自好，工作着，日复一日，总想把握住生活，照自己的想法去把握生活。表面上她停止了活跃的生活，可实际上，在冥冥中却有什么在生长出来。要是她能够冲破那最后的一层壳皮该多好啊！她似乎像一个胎儿那样伸出了双手，可是，她不能，还不能。她仍有一种奇特的预感，感到有什么将至。

她放下手中的刺绣，看看妹妹。她觉得戈珍太漂亮、实在太迷人了，她柔美、丰腴、线条纤细。她还有点顽皮、淘气、出言辛辣，真是毫无修饰的处女。厄秀拉打心眼儿里羡慕她。

“你为什么回家来？”

戈珍知道厄秀拉羡慕她了。她直起腰来，线条优美的眼睫毛下目光凝视着厄秀拉。

“问我为什么回来吗，厄秀拉？”她重复道：“我自己已经问过自己一千次了。”

“你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我想我明白了。我觉得我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。”

说完她久久地盯着厄秀拉，目光寻问着她。

“我知道！”厄秀拉叫道，那神情有些迷茫，像是在说谎，好像她不明白一样。“可你要跳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哦，无所谓，”戈珍说，口气有点超然，“一个人如果跳过了篱笆，他总能落到一个什么地方的。”

“可这不是在冒险吗？”厄秀拉说。

戈珍脸上渐渐掠过一丝嘲讽的笑意。

“嗨！”她笑道，“我们尽吵些什么呀！”她又不说话了，可厄秀拉仍然郁闷地沉思着。

“你回来了，觉得家里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戈珍沉默了片刻，有点冷漠。然后冷冷地说：

“我发现我完全不是这儿的人了。”

“那爸爸呢？”

戈珍几乎有点反感地看看厄秀拉，有些被迫的样子，说：

“我还没想到他呢，我不让自己去想。”她的话很冷漠。

“好啊，”厄秀拉吞吞吐吐地说。她俩的对话的确进行不下去了。姐妹两人发现自己遇到了一条黑洞洞的深渊，很可怕，好像她们就在边上窥视一样。

她们又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活儿。一会儿，戈珍的脸因为控制着情绪而通红起来。她不愿让脸红起来。

“我们出去看看人家的婚礼吧。”她终于说话了，口气很随便。

“好啊！”厄秀拉叫道，急切地把针线扔到一边，跳了起来，似乎要逃离什么东西一样。这么一来，反倒弄得很紧张，令戈珍感到不高兴。

往楼上走着，厄秀拉注意地看着这座房子，这是她的家。可是她讨厌这儿，这块肮脏、太让人熟习的地方！也许她内心深处对这个家是反感的，这周围的环境，整个气氛和这种陈腐的生活都让她反感。这种感觉令她恐怖。

两个姑娘很快就来到了贝多弗的主干道上，匆匆走着。这条街很宽，路旁有商店和住房，布局散乱，街面上也很脏，不过倒不显得贫寒。戈珍刚从彻西区和苏塞克斯来，对中部这座小小的矿区城十分厌恶，这儿真是又乱又脏。她朝前走着，穿过长长的砾石街道，把个混乱不堪、肮脏透顶、小气十足的场面尽收眼底。人们的目光都盯着她，她感到很难受。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，为什么要尝尝这乱七八糟、丑陋不堪的小城滋味。她为什么要向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，这些毫无意义的人和这座毫无光彩的农村小镇屈服呢？为什么她仍然要向这些东西屈服？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在尘土中蠕动的甲壳虫，这真令人反感。

她们走下主干道，从一座黑乎乎的公家菜园旁走过，园子里沾满煤炭的白菜根不识羞耻地散落着。没人感到难看，没人为这个感到不好意思。

“这真像地狱中的农村。”戈珍说，“矿工们把煤炭带到地面



上来，带来这么多呀。厄秀拉，这可真太好玩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妙了，这儿又是一个世界。这儿的人全是些吃尸鬼，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。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，是鬼影、食尸鬼，全是些肮脏、龌龊的东西。厄秀拉，这简直让人发疯。”

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黝黝、肮脏不堪的田野。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的谷地，谷地上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，远远一片黝黑，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一样。敦敦实实的烟窗里冒着白烟黑烟，像黑沉沉天空上在变魔术一样。近处是一排排的住房，顺山坡而上，一直通向山顶。这些房子用暗红砖砌成，房顶铺着石板，看上去很不结实。姐妹二人走的这条路也是黑鬼，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。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，是鬼影、食尸鬼，全是些肮脏、龌龊的东西。厄秀拉，这简直让人发疯。”

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黝黝、肮脏不堪的田野。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的谷地，谷地上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，远远一片黝黑，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一样。敦敦实实的烟窗里冒着白烟黑烟，像黑沉沉天空上在变魔术一样。近处是一排排的住房，顺山坡而上，一直通向山顶。这些房子用暗红砖砌成，房顶铺着石板，看上去很不结实。姐妹二人走的这条路也是黑 她们走下主干道，从一座黑乎乎的公家菜园旁走过，园子里沾满煤炭的白菜根不识羞耻地散落着。没人感到难看，没人为这个感到不好意思。

“这真像地狱中的农村。”戈珍说，“矿工们把煤炭带到地面上来，带来这么多呀。厄秀拉，这可真太好玩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妙了，这儿又是一个世界。这儿的人全是些吃尸鬼他走起路来一只脚有些故意地拖地。尽管他这身伴郎的装束一丝不苟，可他天生的气质却与之不协调，因此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很滑稽。他生性聪明但不合群，对正式场合一点都不适应，可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去迎合一般俗人的观念。

他装作一个极普通人的样子，装得惟妙惟肖。他学着周围人讲话的口气，能够迅速摆正与对话者的关系，根据自己的处境调



整自己的言行，从而达到与其它凡夫俗子毫无区别的程度。他这样做常常可以一时博得旁人的好感，从而免遭攻讦。

现在，他一路走一路同克里奇先生轻松愉快地交谈着。他就像一个走绳索的人那样对局势应付自如，尽管走在绳索上却要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来。

“我们这么晚才到，太抱歉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们怎么也找不到钮扣钩了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把靴子上的扣子都系好。您是按时到达的吧。”

“我们总是遵守时间的，”克里奇先生说。

“可我却常迟到，”伯金说，“不过今天我的确是想准点到那儿的，却出于偶然没能准点到这儿，太抱歉了。”

这两个人也走远了，一时间没什么可看的了。厄秀拉在思量着伯金，他引起了她的注意，令她着迷也令她心乱。

她想更多地了解他。她只跟他交谈过一两次，那是他来学校履行他学校监察员的职责的时候。她以为他似乎看出了两人之间的暧昧，那是一种自然的、心照不宣的理解，他们有共同语言哩。可这种理解没有发展的机会。有什么东西使她跟他若即若离的？他身上有某种敌意，隐藏着某种无法突破的拘谨、冷漠，让人无法接近。

可她还是要了解他。

“你觉得卢伯特·伯金这人怎么样？”她有点勉强地问戈珍。其实她并不想议论他。

“我觉得他怎么样？”戈珍重复道，“我觉得他有吸引力，绝对有吸引力。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待人的方式。他对待任何一个小傻瓜都那么正儿八经，似乎他多么看重人家。这让人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。”

“他干吗要这样？”厄秀拉问。

“因为他对人没有真正的判断能力，什么时候都是这样。”戈珍说，“跟你说吧，他对我、对你跟对待什么小傻瓜一样，这简直是一种屈辱。”



“哦，是这样，”厄秀拉说，“一个人必须要有判断力。”

“一个人必须要有判断力。”戈珍重复说，“可在别的方面他是个挺不错的人，他的性格可好了。不过你不能相信他。”

“嗯，”厄秀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。厄秀拉总是被迫同意戈珍的话，甚至当她并不完全与戈珍一致时也这样。

姐妹两人默默地坐着等待参加婚礼的人们出来。戈珍不耐烦谈话了，她要想一想杰拉德·克里奇了，她想看一看她对他产生的强烈感情是否是真的。她要让自己有个思想准备。

教堂里，婚礼正在进行。可赫麦妮·罗迪斯一心只想着伯金。他就站在附近，似乎他在吸引着她过去。她真想去抚摸他，如果不摸一摸他，她就无法确信他就在附近。不过她总算忍耐到了婚礼结束。

他没来之前，她感到太痛苦了，直到现在她还感到有些眩晕。她仍然因为他精神上对她漫不经心而感到痛苦，神经受着折磨。她似乎在一种幽幽的梦幻中等待着他，精神上忍受着磨难。她忧郁地站着，脸上那沉迷的表情让她看上去像天使一样，实际上那都是痛苦所致。这副神态显得楚楚动人，不禁令伯金感到心碎，对她产生了怜悯。他看到她垂着头，那销魂荡魄的神态几乎像疯狂的魔鬼。她感到他在看她，于是她抬起头来，美丽的灰眼睛闪烁着向他发出一个信号。可是他避开了她的目光，于是她痛苦屈辱地低下头去，心灵继续受着熬煎。他也因为羞耻、反感和对她深深的怜悯感到痛苦。

他不想与她的目光相遇，不想接受她的致意。

新娘和新郎的结婚仪式举行完以后，人们都进了更衣室。赫麦妮情不自禁挤上来碰一碰伯金，伯金容忍了她的做法。

戈珍和厄秀拉在教堂外倾听她们的父亲弹奏着风琴。他就喜欢演奏婚礼进行曲。瞧，新婚夫妇来了！钟声四起，震得空气都发颤了。厄秀拉想，不知树木和花朵是否能感到这钟声的震颤，对空中这奇特的震动它们会做何感想？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，显得很娴静，新郎则盯着天空，下意识地眨着眼睛，似乎他既不在



这儿也不在那儿。他眨着眼睛竭力要进入角色，可被这么一大群人围观感觉上又不好受，那副模样十分滑稽。他看上去是位典型的海军军官，有男子气又忠于职守。

伯金和赫麦妮并肩走着。赫麦妮一脸的得意相儿，就像一位浪子回头做了天使，可她仍然有点像魔鬼。现在，她已经挽起伯金的胳膊了，伯金面无表情，任她摆布，似乎毫无疑问这是他命里注定的事。

杰拉德·克里奇过来了，他皮肤白皙，漂亮、健壮，浑身蕴藏着未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。他身架挺直，身材很美，和蔼的态度和幸福感使他的脸微微闪着奇特的光芒。看到这里，戈珍猛地站起身走开了。她对此无法忍受了，她想单独一个人在一处品味一下这奇特强烈的感受，它改变了她整个儿的气质。





第二章 肖特兰兹

布朗温家姐妹两人回贝多弗家中去了，参加婚礼的人们则聚集在肖特兰兹的克里奇家。这座宅第坐落在窄小的威利湖对岸，沿着—面山坡的顶端长长地排了一溜房屋，房子又矮又旧，很像—个庄园。肖特兰兹下方那片舒缓下斜的草坪上长着几株孤伶伶的树，那儿可能是一个公园吧，草坪前是狭窄的湖泊。草坪和湖泊对面与肖特兰兹遥遥相望的是一座林木葱笼的小山，那山遮住了那边的煤矿谷地，可挡不住煤矿里上升着的黑烟。但不管怎样，这幅景像颇像田园风味的风景画，美丽而宁静，这座住宅建在这儿是别具—格的。

现在肖特兰兹挤满了克里奇的家人和参加婚礼的宾客。父亲身体不好，先退出去休息了，这样杰拉德就成了主人了。他站在简朴的客厅里迎接男宾们，态度友好，举止优雅。他几乎在社交中获得了快乐，笑容可掬，十分友好。

女仆们让克里奇家三位出嫁了的女儿驱使着忙东忙西，把场面搅得很乱。你总能听到这个或那个克里奇家的女儿那特有的命令：“海伦，到这儿来—下。”“麦泽莉，我让你到这——里——来。”“喂，我说惠特曼太太——”厅里裙裾擦动的“嚓嚓”声伴着漂亮的女人们匆匆而过，—个孩子在厅里跳舞般地穿梭，还有—个男仆也来去匆匆地忙着。

男宾们则三个—群五个—伙地默默地聚在一起，—边吸烟—边聊天，装作对女人世界那热闹的场面不屑—顾。可他们并不是在真正地谈话，他们仍观察着那些异常兴奋的女人，谛听她们那令人发冷的笑声和连珠炮似的说话声。他们等待着，焦躁不安，心里很恼火。可杰拉德看上去仍然那么和蔼可亲，那么幸福，不知道他是在等人还是清闲无事，只知道他是这个场合的中心人

物。

突然，克里奇太太无声无息地进到房里来，表情刚烈、线条分明的脸向四周探视着。她仍旧戴着帽子，穿着罩有褶拖纱的蓝色绸衣。

“有事吗，妈妈？”杰拉德问。

“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！”她含糊其词地答道。然后她径直朝伯金走去，伯金此时正跟克里奇家的一位女婿谈天。

“你好啊，伯金先生，”她声音低沉地说，似乎她根本不把客人放在眼里。说着她向他伸出手来。

“哦，克里奇太太，”伯金随机应变与她搭讪着，“刚才我可是无法接近您呢。”

“这里有一半人我不认识，”她声音低沉地说。她的女婿趁这当儿不安地躲到一边去了。

“你不喜欢生客吗？”伯金笑道，“我从来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重视那些偶然碰到一起的人，我干吗要去认识他们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克里奇太太压低嗓门，有些紧促地说。“他们来了，也不算数。我并不认识厅里这些人。孩子们向我介绍说：‘妈妈，这位是某某先生。’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了。某某先生和他的头衔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及他的头衔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她说着抬起眼睛看看伯金，这一看把伯金吓了一跳。她能过来跟他说话，这令他感到受宠若惊，要知道她可不是把什么人都放在眼里的。他低下头看着她那张表情紧张、轮廓分明的脸，但他不敢凝视她那双凝重的蓝眼睛，于是他移开视线去看她的头发。在她漂亮的耳际上方，头发马马虎虎、松松散散地盘着，头发并不怎么清爽。她的脖颈也不怎么清爽。尽管如此，伯金还是觉得自己被她吸引着，而不是被别人。不过他心里想，自己可是常常仔细地洗一洗，至少脖颈和耳朵总要洗得干干净净。

想着这些事，他微微笑了。但他仍然很紧张，感到他和这个陌生的老女人像叛徒和敌人一样在别人的营帐里交谈。他就像一头鹿一样，一只耳朵撩到后面，另一只耳朵则向前伸着探寻着什





么。

“别人其实无所谓。”他有点不想说话，搭讪着说。

这位母亲猛然带着深深的疑问抬起头看看他，似乎怀疑他的诚意。

“你怎么解释‘所谓’？”她尖刻地问。

“那么多人并不都很重要，”他回答，被迫把话题引深了。

“他们还说说笑笑呢，最好让他们全滚。从根本上说，他们并不存在，他们并没在那儿。”

她在他说话时一直凝视着他。

“我们才不想像他们的存在呢！”她刻薄地说。

“没什么好想像的，他们不存在。”

“哼，”她说，“我还不会那么想。他们就在那儿，不管他们是否存在，他们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我。我只知道，他们别想让我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不要以为他们来了我就得认识他们。在我眼中，他们跟没有一样。”

“没错儿，”他答道。

“是吗？”她又问。

“就跟没来一样，”他重复道。说到这儿他们都停下来不说话了。

“他们就是来了也不算数，真讨厌。”她说，“我的女婿们都来了。”她有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如今劳拉也结婚了，又多了个女婿，可我真分不清哪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。他们来了，都叫我妈妈。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——‘你好，妈妈。’我真想说，‘我怎么也算不上是你们的妈妈。’可有什么用？他们来了。我有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还是能分辨出哪个是我的孩子，哪个是别的女人的孩子。”

“应该这样，”伯金说。

她有些吃惊地看看他，或许她早忘了是在跟谁说话。她说话的线索被打断了。

她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下房间。伯金猜不出她在找什么，也

猜不出她在想什么。很明显她是在注意自己的儿子们。

“我的孩子们都在吗？”她突如其来地问他。

他笑笑，吃了一惊，也许是害怕。

“除了杰拉德，别人我不怎么认识。”他说。

“杰拉德！”她叫道。“他是孩子们当中最没用的一个。你没想到吧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会吧，”伯金说。

母亲远远地凝视了自己的长子好一会儿。

“喂，”她令人不可思议、嘲弄地吐出一个字来。这一声让伯金感到害怕，他似乎不敢正视现实。克里奇太太走开了，把他忘了，但一会儿又顺原路走回来了。

“我很愿意他有个朋友，”她说，“他从来就没有朋友。”

伯金低下头盯着她那双蓝色的凝眸，他理解不了她的目光。“我是我弟弟的看护人吗？”他轻声地自言自语道。

他记起来了，那是该隐的叫声，他微微感到震惊。而杰拉德就是再世的该隐。当然他并不是该隐，但他确实杀害了他的弟弟。那纯属偶然，他也没有对杀害弟弟的后果负责。那是杰拉德小时候，在一次偶然事故中害死了自己的弟弟。不就是这么一当子事吗？为什么要给造成事故的生活打上罪恶的烙印并诅咒生活呢？一个人靠偶然活着，也因偶然而死，难道不是吗？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取决于偶然因素？难道他的生活只与种族、种类和物种普遍相关联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难道就没有纯粹偶然这一说吗？是否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具有普遍意义？是吗？伯金站在那儿思忖着，忘了克里奇太太，正如她也忘记了他一样。

他不相信有偶然这回事。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，这些都交织在一起。

就在他得出这个结论时，克里奇家的一个女儿走上前来说：

“亲爱的妈妈，来，把帽子摘掉吧，嗯？咱们就要坐下用餐了，这是个正式场合，不是吗，亲爱的？”说着她把手伸进妈妈的臂弯里，挽着她走了。伯金随后立刻走过去同最近的一位男士





聊起来。

开餐的锣声响了，人们抬头看看，但谁也没向餐厅移动脚步。家中的女人们感到这锣声跟她们无关。五分钟过去了，老男仆克罗瑟焦急地出现在门道里，求助地看着杰拉德。杰拉德抓起架子上的一只弯曲的大海螺壳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吹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。这奇特的海螺声令人心颤。这一招儿可真灵，人们纷纷动作起来，好像听到同一个信号指挥一样一齐向饭厅挪动。

杰拉德等了一会儿，等妹妹来做女主人。他知道他的母亲是不会尽心去尽她的义务的。可妹妹一来就急急忙忙奔向自己的座位去了。所以只好由这小伙子指引客人们入席了，他做这件事时显得有点太专横。

开始上餐前小吃了，饭厅里安静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留着长长披肩发的十三四岁的姑娘沉着平静地说：

“杰拉德，你弄出那么可怕的声音来招呼客人，可你忘了招呼爸爸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冲大伙儿说，“我父亲躺下休息了，他不太舒服。”

“他到底怎么样？”一位出嫁了的女儿问，眼睛却盯着桌子中间堆起的那块巨大的婚礼蛋糕，蛋糕上落下些假花儿来。

“他没病，只是感到疲劳。”留披肩发的温妮弗莱德回答道。

酒杯里斟满了酒，人们个个儿都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儿。远处的一桌旁坐着母亲，她的头发仍松松地盘着。伯金坐在她边上。有时她会恶狠狠地看一眼那一排排面孔，伸着头毫不客气地凝视一会儿，然后声音低沉地问伯金。

“那个年轻人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伯金谨慎地回答。

“我以前见过他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会吧。反正我没见过。”他答道。于是她满意了。她疲惫地合上了眼睛，现出一副安详的神态，看上去很像憩息中的女王。然后她又睁开眼，脸上露出上流社会人物的微笑，一时间她